

最後離開的記者請關燈：評介林照真《我們怎麼失去的新聞江山？》

黃哲斌

摘要

本篇書評引介林照真《我們怎麼失去的新聞江山？》，評價該書是新聞工作者生命史與台灣四十年媒體變遷史的交織書寫。本書從解除報禁與開放電子媒體後的新聞理想性出發，梳理媒體市場化、有線電視競爭、業配新聞、數位廣告轉移、平台演算法壟斷，以及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產業衝擊。本文肯定其對台灣新聞產業結構性衰退的完整記錄，並指出未來可繼續關注 AI 代理人、影音創作者與記者品牌化對新聞產製、勞動關係及公共資訊生態的影響。

- ◎ 關鍵字：媒體轉型、台灣新聞史、記者專業、社群媒體、人工智慧
- ◎ 本文作者為《天下雜誌》編輯顧問。
- ◎ 聯絡方式：Email：puppydad@hey.com。
- ◎ 致謝詞：第一次為學術期刊撰寫書評，感謝編輯小組的建議與包容；同樣感謝林照真完成此書，為台灣新聞業見證當代史。
- ◎ 收稿日期：2026/06/07 接受日期：2026/06/30

The Last Reporter to Leave, Please Turn Off the Lights: A Review of Chao-Chen Lin’s “How Did We Lose the Realm of Journalism?”

Dennis Huang

Abstract

This book review introduces Lin Chao-chen’s “How Did We Lose the Realm of Journalism?”, assessing it as an interwoven account of a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life and four decades of media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Beginning with the journalistic idealism that emerged after the lifting of press restrictions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electronic media, the book traces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competition among cable television news channels, sponsored news content, the migration of advertising revenue to digital platforms, the algorithmic dominance of platform companies, and the disruptive impac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news industry. This review recognizes the book’s comprehensive documentation of the structural decline of Taiwan’s news industry and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examine how AI agents, video creators, and the branding of individual journalists affect news production, labor relations, and the public information ecosystem.

- ⊙ Keywords: media transformation,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Taiwa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social medi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 The author, Dennis Huang, is an Editorial Consultant at Commonwealth Magazine.
- ⊙ Email : puppydad@hey.com.
- ⊙ Acknowledgments: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editorial team for their thoughtful suggestions and generous support. Special thanks are also due to Chao-Chen Lin for completing this book, which bears witness to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aiwan’s journalism industry.
- ⊙ Received: 2026/06/07 Accepted: 2026/06/30

閱讀林照真的《我們怎麼失去的新聞江山？》，彷彿同時讀完兩本書，一本是她作為記者與學者的生命紀錄，一本是台灣近四十年的媒體發展史，像是兩股交纏的繩索，牽引讀者穿梭其中，回顧新聞產業的輝煌、掙扎與淪落。

篇幅不過三百頁，卻承載了將近半世紀的重量，以及書名的焦慮追問。

一開始，彷彿是史詩序章。某鳥記者闖進台灣民主化的歷史現場，解嚴、報禁開放、街頭抗爭、勞工運動與環保運動蓬勃萌發。林照真負責的新聞路線是「民進黨以外的在野力量」，在那個民進黨還是「黨外」的年代，意味著，她的報導對象是「非主流中的非主流」。

按照書中描述，她打交道的對象包括「政治受難者、政治失意者及理想主義者」，此外，還有「社會運動、弱勢團體、自救會與學者等民間力量」。林照真提到，當時，台灣人權、社會權、政治權尚未完善，這些抗議者往往以激烈衝撞的動作，吸引記者注意、搶佔媒體版面。

書中這段往事，加上我自己的成長記憶，讀後讓人感慨再三：

一、報業黃金時代，猶有餘裕安排專責記者，採訪需要發聲的邊緣群體與人物，並以包容共情的態度，報導如今看來冷門的新聞題材。

二、當時，新聞記者仍是受人尊敬的行業，扮演爭取弱勢權益、推動社會進步的角色。林照真那一年代的記者，普遍懷有理想性與正義感，甚至帶著幾分俠氣，真心相信自己服務公眾利益，推動台灣變得更好。

三、同樣難能可貴的是，在資訊稀缺的年代，報紙讀者、電視新聞觀眾帶著某種共鳴性，觀看各種遙遠、非近身的公共議題，那是一個重視「群我」的年代。在智慧手機與個人電腦主宰資訊流的今天，新聞媒體被迫追逐「個人化」、「垂直利基」、「興趣關聯性」，相形之下，尋求共識的社會對話更加遙不可及。

四、全書開頭，收錄資深攝影記者黃子明的十幾幀照片，從解嚴、街頭對抗、民主衝撞，到農民、原民與同志運動，視覺衝擊力強大，留下另一種珍貴的時代切片。

當時，媒體報導的背後，雖不乏政治黑手介入，但是，正如書中所說，新聞記者也會以各種技巧「埋地雷」，以隱晦方式尋求突圍，搶攻版面。

書中描述的那段往事，或許不是新聞媒體的黃金年代，卻是一個各方博弈、讓人看見熱情與希望的年代。林照真書中提到，只要半夜有重大新聞發生，報社願意承

受高昂的財務損失，停下印刷機，編輯台「挖版」重編，負責印報、配送的工人與司機，也願意配合加班。

換言之，那是一個為了新聞品質與讀者權益，可以犧牲營收、不計成本的時代。

隨著政治、社會環境逐漸開放，新聞媒體紛紛走向自由化、市場化。林照真筆下，讓我們看到一個始料未及的後果：供過於求，讓曾經蓬勃的報業難以為繼，《首都早報》、《台灣日報》、《中時晚報》、《自立晚報》紛紛關燈；《自由時報》則大打送黃金、送名車的促銷戰，同時降價搶市。

林照真敏銳提及，台灣媒體財務日益艱困，有兩個細微徵兆：一是申請出差採訪的難度變高、預算也明顯緊縮；二是報社原本與租車公司簽約，有十幾條交通車路線，讓同事深夜安全抵家，但是路線逐漸裁撤，最後完全取消。

另一個媒體趨勢約略同時發生：有線新聞台開放後，電視新聞在高度競爭下，走上娛樂化、瑣碎化的趨勢，柯賜海與許純美正是這波浪潮下的產物，收視率主宰了新聞走向，當時有句諷刺性笑話：「各家新聞台總編輯都是同一位外國人，名字叫做AC尼爾森」。

林照真回顧這段黑暗時光，當傳統廣告已經捉襟見肘，新物種「業配」因而誕生。媒體老闆開始出賣新聞時段、報紙版位，書中引用一位西方學者的話：「商業媒體挾帶新聞、特寫與娛樂，目的是為廣告主掌握閱聽人。」「業配」這種將廣告偽裝成新聞的異形，將這段話演繹得淋漓盡致。

此時，林照真已離開從事二十年的新聞工作，轉往學界任教。不幸的是，這僅僅是新聞媒體無量下跌的開端，本書後半，她轉換為觀察者與研究者的身分，詳盡記錄媒體產業紛至沓來的嶄新挑戰。

如果說，本書前半部是傳統媒體之間的競爭，包括《蘋果日報》登台後，帶動新聞狗仔化與腥羶色的報導趨勢，當時仍是「內容主導」的戰爭；後半部就是網路與社群平台崛起，新聞生態變化宛如重力加速度，轉向「科技主導」的眼球戰。

首先是數位轉型的挑戰，讀者注意力先流向網路，廣告主與資金隨後而至，2012年下半，台灣的數位廣告量首度超越報紙廣告，這是一個分水嶺；此後，數位廣告一路攀升，問題是，新聞媒體的腳步始終追不上。

書中對於臉書快速崛起後，如何透過演算法，一步步侵蝕注意力、廣告量，有著精細具體的描寫。「守門人」角色不再是媒體總編輯，而是毫不透明、服務自身流量與利益的平台演算法。

諷刺的是，科技公司徹底打敗了傳統媒體，先將新聞閱讀的主場，從媒體網站轉移到臉書等平台上；隨後，又因假新聞與線上仇恨等因素，臉書轉而拋棄了新聞內容，問題是，大多數新聞讀者並未回到媒體網站，這種「資訊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斷裂關係」，成為當代媒體永恆的痛處。

在「主場變客場」的焦慮中，一部分新聞媒體用盡各種方法，希望挽救頹勢，釣魚標題、聳動圖文、抄社群貼文、政治立場極化、壓低薪資、扭曲的流量 KPI，最終，在一次又一次爭議事件中，媒體的形象與信任度不斷下滑，新聞記者的職業聲望與待遇也江河日下。

追究其中原因，一是本地媒體與跨國平台的權力失衡，演算法驅動的平台訊息，確實更容易吸引一般消費者，因此贏得注意力與廣告主青睞；問題在於，演算法傾向獎勵極端立場與情緒，放大對立與爭執，卻不利於複雜的深度議題，以及客觀平和的對話。這些特徵，進而助長訊息繭房或同溫層現象，且易於受到極化政治與認知作戰的操縱。

其次，台灣新聞媒體在激烈的同業競爭中，原本就缺乏健康的媒體土壤，科技平台主導流量後，廣告快速流失，讓媒體高層失去徹底改革的資源與意願。開源不易，只好拼命節流，急功近利的 KPI，犧牲了新聞品質與從業者權益。

2022 年起，生成式 AI 捲起另一波海嘯，為了迎戰，搜尋龍頭 Google 推出 AI Overview，社群導流已受重創的新聞媒體，在這股「零點擊 Google Zero」的風潮下，搜尋流量不斷萎縮，傳統「搜尋→點擊→廣告」的營收模式，幾乎土崩瓦解。

傳播學界與媒體公協會試圖效法國外經驗，推動「媒體議價基金法」，但在跨國業者強力遊說、朝野政壇投鼠忌器下，立法行動遙遙無期。台灣媒體腹背受敵，疊加報業、電視、雜誌各大公會間，利益不同調，步調無法一致，更難以團結爭取談判空間。

林照真本書定格於此，留下幾個巨大問號：新聞媒體為何喪失初衷、背棄專業倫理？社會大眾為何不再信任媒體機構，寧可透過網紅與短影音接收新聞？在社群、搜

尋、AI 等科技公司夾殺下，專業媒體的突圍出路在哪裡？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與勞動權益，如何能觸底反彈？

這些嚴肅的追問，實則可以總結成一個問題：在注意力稀缺、演算法當道的數位時代，一個多元、健全、良性競爭、可問責的媒體生態如何可能？

以上種種關懷，讓我想起一本英文書，書名《最後離開的記者請關燈》，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ut the Lights》，由著有《新聞崩壞，何以民主》的 Victor Pickard，與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傳播學系教授 Robert W. McChesney 共同編撰。

書名看似悲觀，然而，從副題「The Collapse of Journalism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Fix It」，可看出兩位編者的真正意圖。書中收錄三十二篇文章，作者橫跨傳播學術圈、新聞實務界、法律學者、倡議團體，分別探討傳統媒體為何衰微、如何轉型與改革、如何創造一個健康的資訊環境。這些學者的殷切叩問，與本書如出一轍。

當時，書中提及的廣告市場崩潰、訂閱制即將成為主流、新聞沙漠導致缺乏政治監督、黨派媒體崛起並分化社會、媒體所有權流向資本市場、公共媒體遭逢危機……，不但全部實現，而且加速下墜。

不過，出版於 2011 年的《最後離開的記者請關燈》，並未預見臉書、Google 等平台徹底宰制廣告市場，也沒料到 YouTube、TikTok 生態圈有如黑洞吸納注意力，更沒猜到生成式 AI 降世，成為媒體產業的致命對手。

林照真的書，適時補上媒體產業的新進危機，讓我們清晰看見：新聞業如何從古典理想主義，一度伴隨台灣社會衝撞政治、改造社會；但在一波又一波科技衝擊下，漸漸走向庸俗化、瑣碎化、財閥化，不但壓縮了從業者的報導空間與工作權益，而且日益喪失社會大眾的信任與耐性，造成「新聞自由亞洲第一、新聞信任度吊車尾」的反差現象。

《最後離開的記者請關燈》書中，學者倡議的解方有「發放新聞券」、「政府補貼」、「公眾募資」、「培訓公民記者」、「強化公共媒體」等等。放進台灣的現實脈絡，除了公眾募資有《報導者》等少數實踐案例，其餘方案在當前政治土壤下，幾乎都窒礙難行。

林照真書中大力倡議的「媒體議價法」，一度在立法院露出曙光，但在臉書等平台業者的遊說恫嚇、朝野政治人物投鼠忌器的情況下，同樣胎死腹中，重見天日遙遙無期。

因此，回到書名的提問，報禁解除後，台灣曾經迎來百花齊放的媒體時代，「新聞江山」為何得而復失？本書畫出一條清楚的脈絡：

當台灣的媒體市場與民主機制尚未成熟，先陷入內部惡性競爭；隨後在網路普及、平台壟斷、AI 暴起等外部衝擊下，多數媒體經營者選擇走上「量的競爭」，而非「質的區隔」，同質化內容讓「政治立場」成為主要利基差異，進而失去多數信任。

最後，當注意力與廣告持續流向跨國科技平台，政策與立法又一事無成，只能依靠個別媒體單打獨鬥，各自尋找創新途徑與經營模式，整體而言，難以扭轉潮流趨勢。

2026 年初，在一場資深新聞人的聚會上，有人提及，台灣似乎缺少一本通俗淺白、完整回顧解嚴至今的當代新聞史，以誠實認真的態度，檢討本土媒體的功過得失，以及當前資訊環境的挑戰。巧合的是，本書就在此刻出版，提供現在與未來的好奇讀者，一個理解新聞媒體變遷的絕佳起點。

未來，若需要研究者補足之處，大致有二：

一是 AI 衝擊的動態發展，本書截稿之際，Google 的「AI 模式」剛在台灣上線，搜尋流量的「零點擊現象」還未進入深水區；更不用說，人工智慧正深度嵌入多模態搜尋、YouTube、地圖等泛 Google 生態圈，甚至推出「資訊代理人」功能，被動搜尋轉為主動整合推播，這些所謂「科技產品」，相當於無償取用新聞，拿來服務 Gemini 付費用戶與 Google 廣告客戶，勢必進一步侵蝕媒體生存利基。

因此，AI 如何進一步改變人類接收資訊、理解世界的模式，新聞媒體又如何在此種新模式中，找到切入資訊流、建立讀者關係的方法，將形塑未來媒體的面貌。

二是 YouTuber、Podcaster、Newsletter 等自媒體現象，近年形成風潮，無論歐美與台灣媒體，被迫因應此一趨勢，開始轉向「記者 IP 化」，無論是經營個人新聞信、錄製 Podcast、第一人稱拍攝影片，都顛覆了媒體傳統做法。最顯著的例子是，一百多年來堅持「記者不署名」的《經濟學人》，開始讓主編與記者錄製影音節目，在螢幕前討論時事議題。在台灣，則有華視陳信聰、《天下》陳良榕等轉型例證。

網紅現象如何與傳統媒體相互撞擊、從衝突到交融？未來又將如何改變新聞產製邏輯？如何影響媒體機構與記者個人的權力關係？是否可能改寫新聞學的編採實務？會產生哪些副作用？最終，如何重新塑造一個資訊生態圈？

作為與林照真一樣，從鉛字時代一路奔跑，氣喘吁吁進入數位時代的新聞工作者，我閱讀本書之際，難免產生巨大共振，甚至掩卷感慨。殘酷的是，對於下一世代而言，這些感慨或許不再重要，古典新聞意理與媒體責任也可能被鬆動，誠如書中提及，當「內容生產者」一詞取代記者，媒體專業的最後防線在哪裡？公共利益與對話空間如何被實現？

同等重要的是，新聞媒體與個人如何在 AI 主宰的年代，找出有意義、有尊嚴的永續生存模式？媒體產業的未來，究竟樂觀進取如前述副標題「What Can Be Done To Fix It」，或是悲觀如書名「最後離開的記者請關燈」？

2017 年，林照真將她前往《紐約時報》、《衛報》、BBC 等西方媒體考察的經驗，與台灣四大報的數位轉型相互參照，寫成《新聞在轉捩點上》一書。當時，她已看見新聞媒體與網路時代的巨大裂縫，希望探尋聚合與轉型的出路。

十年後，無論媒體組織或記者角色，都出現另一次的斷裂與跳躍，林照真不改初心，透過這本《我們怎麼失去的新聞江山？》，重新定位導航，期許新聞工作者繼續扮演公共利益的捍衛者，找到突破結構性限制的勇氣與方法。

就像林照真書名的提問，最終解答需要漫長、誠懇、努力不懈的追索，這絕非一趟輕鬆愜意的旅程，然而，我們都已經在路上。